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樓逢難女 小尼僧廟外會英才

詩曰：英雄仗義更疏財，不是英雄作不來。
一生慣打不平事，救難扶危逞壯懷。

且說艾虎說了醉鬼泄機言語，又提起了騎驢的那般怪異，那身工夫，那驢怎麼聽話，怎麼到了葦塘不見驢蹄子印。「三哥，你是個聰明人，你想想這是何許人物？據我看著，他不像個賊。」徐良說：「不是個賊……萬一是個賊呢？可惜我沒遇見。老兄弟，你既給他付了酒帳，怎麼不問問他的姓名呢？」艾虎說：「也得容工夫問哪。會了酒錢，他連個『謝』字也沒道，就上了驢，鬧了個故事就走了。我跟他到廟前，他那裡念了聲『雲翠庵』，到廟後就找不著了。」隨說話之間，預備晚飯。喬爺也打外邊進來，大眾又問了問喬爺。喬爺說：「什麼也沒打聽著，就看見了個倒騎驢的。」艾虎說：「可聽見說了些什麼言語？」回答道：「眾人都說他是個瘋子，並沒聽他說話。」徐良說：「咱們大家吃飯罷。指望著喬二哥打聽事，那不是白說。」大家飽餐了一頓。候到初鼓之後，喬賓、胡小記看家，徐良、艾虎預備了兵刃，換了夜行衣靠，躡房躍脊出去，直奔雲翠庵而來。一路無話。

到了雲翠庵，二位看了地勢，隨即躡將進去。一看裡頭地面寬闊，也不準知道是在那裡。過了二層殿，見正北上燈光閃爍，西北上也有燈亮。兩個人施展夜行術，奔了西北，卻是一個花園。進了月亮門，見有兩個小尼，一個打著燈籠，一個托著盤子，就聽他們兩個人低聲說話。二位好漢就暗暗的隨在了背後，就聽他們說：「咱們師傅太死心眼了，人家執意的不允，偏要叫人家依他，就在今天了。似乎這樣男子也少。今天再不點頭，就要廢他的性命了。」前邊一個太湖山石堆起來的一個山洞，穿那個山洞而過，到了一所房屋。外邊看著燈光閃爍，人影搖搖小尼啟簾進去。二位好漢用指尖戳破窗櫺紙，往裡窺探明白。原來見芸生大爺倒絡著二臂，在燈光之下閉目合睛，低著腦袋在那裡發煩。旁邊坐著一個尼姑，約在二□多的光景，身上的衣服華麗，百種的風流，透著就是妖淫的氣象。桌上擺列些個酒菜，那個意思要勸大爺吃酒。大爺是一語不發。

外邊二位看這般光景，心中好悽慘。依著艾虎就要進去，徐爺拉住，不讓他行事莽撞。

列公，你道這芸生大爺何故到此？就皆因那日未帶從人，出了店門，自己遊玩了半天，就在魚鱗鎮西口內路南找了一座酒樓，就靠著北邊樓上落坐吃酒。要了些酒菜，把北邊的樓窗開開，正看街上的來往行人，就見有個二人小轎，後面跟著一個小尼姑兒，就有些個人們瞧看，七言八語的說話。樓上可也就講究起來了，過賣就攔說：「眾位爺們喝酒，可別談論這些事情。」眾人被過賣一攔，雖不高聲談論，也是低聲悄語的講究。

可巧芸生同桌一個人，也是在那裡吃酒，連連的歎息。芸生借此為由，就打聽了打聽。那人先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世間不平的事甚多了。」大爺就問：「怎麼不平的事？」

那人說：「方才那轎子裡頭是位姑娘，姓焦叫玉姐，人家識文斷字，是我們這的教官跟前的姑娘。教官死哩，剩下他們哥三個，一個老姑娘。這兩個哥哥，一個叫焦文醜，一個叫焦文濬無文醜進學之後，家中寒苦，顧不得用工唸書了，就教學。文法又好，學生又太多，把個人累死了。剩了焦文俊，從小的時節就有心胸，他說他哥哥一死，不能養活老娘和妹子，他說非得發了財才回來呢。打□五歲出去，今年整五年未歸。他們這有前任守備，姓高，他有個兒子叫作高保，外號人稱叫地土蛇，倚勢凌人，家內又有銀錢。有那位焦教官的時節，高守備親自到他家求婚。焦教官知道他兒子不能成器，故爾親事未許。到後來焦教官一死，焦文醜又一死，焦文俊又走了，知道他母女無有錢，給他送了個銀錢去，作為是通家之好。怕他母女度日艱難，又送些個資斧。久而後可以再去說親，就不能不給了；如若不給，就得還錢。明知他母女使著容易還著難，這親事就不能不作了。焉知曉他母女更有主意，所有送去的銀錢俱都壁回，執意的不受。又去提親，仍是不給。可巧高守備死去了，過了百日的孝服，聽說他們要搶人家這個姑娘。又怕不行，如今這個高保私通了雲翠庵尼姑，他們定下的主意，要誑這個姑娘上廟。尼姑設計，讓高保強污染人家姑娘，此話可是個傳言，不實。方才你可曾見那轎子裡頭，就是姑娘，到了廟內，準墜落他們的圈套。」

芸生大爺不聽則可，一聽無名火按捺不住，天然生就的俠肝義膽，最見不得人有含冤被屈之事。復又打聽這個廟現在那裡。那人說：「就離西鎮口不大甚遠，坐北向南。」

芸生又說：「這要真污染了人家這姑娘，難道就不會去告狀去？」那人說：「要是真要如此，也短不了詞訟，再說人家教官還有好些個門生哪。你看來了，這就是那個地土蛇。」見有數□匹馬，猶如眾星捧月一般，都是從人的打扮。當中有一位相公服色，戴一頂墨綠繡花文生公子巾，迎面嵌美玉，雙垂青緞飄帶，穿一件大紅百花袍，斜領闊袖，虛攏著一根絲絛；白襪朱履，手中拿定打馬絲鞭；黃白臉面，兩道半截眉，一雙豬眼，尖鼻子，吹火口，耳小無輪，印堂發暗。直奔正西去了。大家又是一陣亂嚷亂說。眾人說：「去了！去了！此時沒多事的人，若有多事的人，這小子吃不了兜著走。」芸生大爺立時把過賣叫將過來，會了酒帳；又要會同桌的那人，那人再三不肯。共總吃了幾百錢，給了一兩銀子。過賣謝了芸生大爺。大爺復又與同桌那人說：「尊兄，咱們再見了。」自己下樓去了。

出離了酒樓，一直的奔正西，走到廟前，抬頭一看，硃紅的廟門，密排金釘，兩邊兩個角門俱都關閉。看正當中門上頭石塊上，刻著陰文的字，是「古蹟雲翠庵」。忽然見東邊角門一開，出來了許多人和馬匹，原來就是高相公手下從人，他們大眾回家，就見有兩個小尼姑送出，說：「明天也不用很早來接。」大家笑嘻嘻的乘跨坐騎走了。小尼姑一眼看見白芸生。芸生大爺也瞧着小尼姑子，見他說：「眾位，你們勒勒馬罷，師傅出來了，有話和你們說哪。」那幾個人一人也沒有聽見，竟自揚長去了。那個小尼姑一回頭說：「師傅，你瞧這個人。」見裡面又一個把著門檻，往外一探頭，二目發直。

看那個神思，就像真魂離了殼的一般，目不轉睛淨瞧著芸生。大爺本來好看，一身青布衣巾，青布武生中嵌白骨，青布箭袖袍，灰襯衫，青棉線帶子，青布官靴；面似美玉，細眉長目，皂白分明，垂準頭，唇似塗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輪；□七八歲，好似未出閨的幼女，都沒他長的體面、俊秀、清雅。那妙修本是個淫尼，幾時見著過芸生這個男子，看了半天，早就神馳意蕩。芸生可也看見淫尼咧，見他這麼一瞧，芸生也有些個害羞意思，抹頭要走。尼姑不肯叫他就走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位施主相公別走，請到廟中坐坐，小僧有件事情奉懇。」芸生的心內，打算回到店中，夜晚再來，為的是那位姑娘，怕遭他們的毒手，倒是要解救女子。他反讓我到他廟中，何不趁此機會，走到廟中走走。「但不知道師傅有什麼事，請快些說來。」尼姑說：「你先請到廟中。」芸生說：「倒是什麼事情，先要說明，然後進去。」尼姑說：「尊公可認識字麼？」芸生說：「我略知一二。」尼姑說：「我扶了一個亂語，請相公爺給批一批。」芸生說：「我不會亂語。」尼姑說：「念念就得了。」芸生說：「那還可以。」隨著尼姑進了雲翠庵，一直往後，直到西跨院單一所房屋。啟簾進去，到裡面獻茶。見那屋中糊裱乾淨，擺列些古董玩器，幽雅沉靜。芸生說：「把亂語拿上來我瞧。」尼姑說：「我現去請乩。」

叫小尼姑預備晚飯。果然，晚間預備的豐盛席面，不必細表。

大爺飽餐了一頓，預備好殺尼姑。直等到二鼓，並沒見一人進來。芸生一看，原來是把跨院已然鎖上了，四下一看，忽見牆頭上「刷」的一聲，一個人影，不知何故。若問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